

特別企劃

再見好說，

告別實習生

車站人潮熙來攘往，管他一旁小孩蹦跳、尖叫、唱歌、吵鬧；情侶擁抱、拉手、親吻、爭吵。戴起耳機，打開i-pad，便是一個人的王國世界。

我們沉默地，享受一車子半生不熟的人，陪伴的旅程。

21分鐘，同情憐憫，順手撿回，最後成為家裡一分子的橘色小貓

21天，擦身而過、萍水相逢，交集短淺的同學父親

21個月，看不順眼、老扯後腿的討厭同事

21年，深愛、至親的父親、公公、兒子……

相伴時候，或短或長；見面分手，緣淺緣深。誰都可能，像突然來到的南台大地震，驟然下車，生死永別。

看著電視新聞，淚流滿面，才發現我們已在告別，跟那些全該珍惜的人。

陌生職場，手足無措，需要實習，那麼與親人、陌生人、仇人，乃至與自己死別，是不是也需要實習呢？

告別列車即將出發，請要搭車的旅客，儘速上車。感謝您的配合。

再見好說

家父往生

文 | 李曉梅

這事，到現在還是覺得不真實。我有讓他放心及驕傲嗎？一個再也得不到回答的問題，迴盪在空氣中。

公車上的小女孩童言童語開心地一直說著：「爸爸，生日快樂！」在我前往殯儀館為爸爸上香的路上，很刺耳，心酸酸地想著，「我從未跟我爸說過生日快樂」，連他確切的生日我都不知道，每年我生日時都是他對我說，要煮什麼慶祝我生日，他始終牢記著女兒的生日，要給我最好的。

家內擺設依舊，爸爸是個存在感很大的人，晚年他無法說話，可是家中每個角落都有他存在的身影，各處也四散著他寫的字條，思慮清晰、字體工整。我有收集他字條的習慣，內容大多是他固執的叮囑，日常小事——要我吃飯、穿衣、刷牙、運動等，那封存紙條的資料夾，張張用力的筆跡，充滿深切的愛，我沒勇氣再一一細讀。

我的腳型遺傳爸爸，完全復刻。父親往生前一天，我突發奇想要幫他剪指甲，特地拿了溫水盆泡著，將爸爸的手跟腳指甲小心仔細地剪得平整，剪完我還嚷嚷：「爸爸的腳趾甲怎麼跟我一模一樣啊！」媽媽那晚也不約而同地幫爸爸刮了鬍子，誰都沒想到一切都安排得剛好，我們三人的默契，讓爸爸可以乾乾淨淨地整裝出發。

人離開之後的時間飛逝，我內心調整的速度緩慢，總覺得爸爸還在隔壁房使用電腦，還在陽台澆花、甩手，還在廁所

人離開之後的時間飛逝，我內心調整的速度緩慢，總覺得爸爸還在隔壁房使用電腦，還在陽台澆花、甩手，還在廁所

洗完澡拍著門告訴我快洗澡，彷彿燈亮著人也還在，彷彿隨時會走進我的房裡，念著我燈暗不要用手机、熬夜身體會不好，或跟我抱怨著媽媽又做了什麼讓他抓狂的事。

爸爸是個優秀檔案管理員，抽屜收集著我國中成績單、高中點名表、聯考准考證及榜單、大學各學期的成績單，好多張我的大頭照，許多封跟大陸親戚及朋友的通信，還有我的各家命盤分析，小時候寫給爸爸的卡片，很多我完全無法理解究竟怎麼被他拿去的東西，他都完整收藏著。

一切發生得太快，我無法好好思考，關於一個人就這樣消失在這世界中，而這人跟我有莫大的關聯，對我有著深切的期許。我望著躺在床上的爸爸，身邊助念佛號不絕於耳，我捏了一下臉頰，好痛噢！心想完了，這次是真的。看著爸爸火化完的一盤骨灰，想著這是騙人的吧，怎麼可能只剩這些，怎麼可以這樣，旁人跟我說著你爸骨頭保養得很好喔！沒有骨質疏鬆而且很白，我笑了笑，好像應該要開心。

一切快到我無法阻止，葬儀社把爸爸包起來帶走，讓他一人躺在一殯，隔天就入殮封棺，十天後就告別式火化，關於一個人的離開，一切事項既迅速又簡單，他就這樣不見了。可是他手心的溫度，咳嗽的律動，我幫他拍背的觸感，一切都還這麼熟悉。前一刻他還跟我確認血壓的數字並比了個讚，下一刻就沒了氣息，動也不動，始終覺得這一切讓我很錯亂，總覺得他仍是在的。

關於不捨、抱歉、內疚及欣慰，內心錯綜複雜的轉折，腦中畫面一遍遍地播映著，關於景物依舊人事已非的體悟，理智上知道爸爸去了一個更好的地方，換了一個更好的身體不再受苦，之後一定會再相見，內心還是不斷地抽空，蔓延著想念，失去了一個最愛我的人，而他是我的父親。

關於「家父往生」，這四個字呈現在眼前的螢幕中，只是幾個黑點與白點聚集，這四個字，對我來說像是個被壓縮過的資料夾，深藏在我心中，然後一切歸於平靜。

恢復後才能想著：爸爸，我們一定要努力變成更圓滿的人，再相見！

再見好說，

昭明在人間

文 | 董媛瑜

進了七號門，您就化為剎塵，遍滿在無盡的虛空中了！今天所有的一切，都按您的意思，沒有治喪委員會，沒有黨旗、國旗，沒有政治人物行禮如儀，就如您的性情，雲淡風清，不沾塵染。

您被稱「福州才子」、「史上最好的秘書長」。我不想歌您的功，頌您的德，這不是家人該做的事。以您的資歷才情，卻一輩子沒做過主官，一直做幕僚的您總是說，像我這樣一個沒有背景的人，能夠有機會奉獻國家，已經非常感恩了。素位而行、安分守己的您一生總不喜歡麻煩別人，親筆遺囑，不許辦追思會，只要家祭、火葬，連事後登報內容都寫好了。不但後事安排得從容，您更心細到連照顧外傭去處都規劃好了。到生命最後一口氣，您還是為人著想。

在我結婚前，我們在來來17樓餐敘，像父女一樣，聊工作，談我的未來。您還把書房暫做我的新房。您擔心我會不習慣赴美的生活，果然我去而復返，還把一家都帶回來，您知道我心裡有苦；孩子去美國念書，我心裡忐忑，您說：「有什麼委屈，有什麼困難，盡量跟我說，我還有一點老本。」您不是我生身之父，但關愛我一如父親。所有點點滴滴都是我最珍藏的回憶。

那年除夕午後，三總格外冷清，我們的對話，彷彿昨日，那麼鮮明。病中的您，還是那麼勤學，身旁擺著一本書《紅衛兵的自白》。您一向博學多聞，退休後，涉獵更廣，除了史學、經濟專書，更愛讀科普的書。知識、常識之豐富，我望塵莫及。每一回去看您，您總是手不釋卷。我最喜歡翻閱您讀過的書，上頭的批註，總是畫龍點睛。您還會說，帶回去看……您是最懂生活情趣的，琴棋書畫無師自通，下圍棋是您的最愛，興致一來，還會

彈上一曲〈不了情〉；寫一手好字，每年除夕，一定要寫春聯，分送給我們。您愛甜食，談起在上海吃過的高級西點，喜不自勝的神情，至今我還記得。

有人說，死亡就是一點一點的告別，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有的是用「痛」告別，有的是慢慢無感，漸漸失去。我真的看著您一點一點失去，也許該感謝您讓我們能夠慢慢跟您告別。雖然我知道對一個生命力如此強韌的人，您的意識比誰都清楚，卻禁錮在漸漸虛弱的軀殼裡……這樣的告別，是很讓人心疼的。現在的您，終於放下凡塵的憂惱，可以安息了。

記憶中，十多年前，您就說過：「我已掛好號了，早晚都要去報到，生不足喜，死又何足畏？」那年除夕在三總，您說：「我這裡進進出出好多次，真想走了算了……人死如燈滅，只有一條路……宗教那一套說法，我都不能接受……」我雖學佛，卻資糧太淺，無法讓您更親近佛法，但聽您說喜歡讀《心經》、《金剛經》，我相信您跟佛有緣，生命無限，佛陀座下，我們一定可以一起聽法。您的學養、悲智，在我心中，就如一輪明月，慈光普照，昭明在人間。

永遠懷念您，我摯愛的四叔，我的公公，我的另一位父親。

編者按：作者告別的對象為先生的四叔，先生因故由四叔帶大，故視同父親。



再見好說

點諒生命之光

文 | 張鳴栩

鄭老闆跪下來說：「王媽媽，對不起！騰棋早上九點多從十三樓摔下來。」聽到這句話，我不停喊著：「為什麼會這樣？為什麼會這樣？」早上出門還好好的，不到半天就天人永隔，教我情何以堪？

我是個單親母親，憑著一技之長——美髮工作，獨立扶養一對兒女。幾年前由於客人的介紹，加入福智大家庭，結識一群好朋友，除了固定每星期上課外，也會當義工，生活過得快樂又充實。

前年年底的一天早上，我正準備出門為人助念，忽然接到兒子公司老闆的電話：「王媽媽，騰棋出意外了，在馬偕醫院急診室，請您馬上過去。」我放下電話，趕往醫院，內心非常不安，很想知道兒子的狀況，撥電話給鄭老闆，鄭老闆說他也不清楚，他也正在前往醫院的路上。

趕到急診室，找到腫脹、變形的兒子，一陣心痛，眼淚忍不住奪眶而出。我著急的叫他，可是他一點反應都沒有。問護士：「我兒子的傷勢如何？為什麼叫他都沒反應？」護士告訴我：「阿姨，妳不要動他，他的手臂已經斷了。」

當時女兒遠在澳洲，我感到孤單無助，但仍強忍悲痛告訴自己不能倒下去。福智的師兄幫忙聯絡助念之事，我也忍著椎心之痛，依照引導幫兒子念佛，並在兒子耳邊告訴他，不要再執著這個壞掉的身體，要萬緣放下，跟著阿彌陀佛去西方淨土聽經聞法。

經過檢察官襄驗，確定兒子的身亡是純意外，鄭老闆一再向我說對不起。有如青天霹靂的我雖然無法接受、百般不捨，可是想到佛法講無常、業果，這一切都是業決定，無常來時，又能怪

誰呢？日常師父不是教得很清楚嗎？這時候如果還是用瞋心責怪對方，一直墮在熾烈的煩惱中，只會造成雙方對立，彼此徒增傷害，不但對兒子一點幫助都沒有，反而更讓他放不下。所以當下我就代兒子向鄭老闆賠不是：「因為一時的疏忽，造成你這麼大的麻煩，請原諒。」

回想兒子的窩心舉動，當他知道我因被朋友倒了一些錢，想要去兼差送報紙後，告訴我不要那麼辛苦，他去加油站打工就好；家中油漆、沖洗小狗排泄物的水龍頭裝置都是他一手完成的。原本這個家人口就很單薄，失去兒子後更冷清了，看著他遺留下來的種種，令人不堪回首。

曾有一位經常來做頭髮的老顧客，她先生往生後，一直走不出來，後來被親人送進精神病院。另一位太太也因先生突然中風昏迷臥病在床，而她因過度自責想不開，不久也被家人送進精神病院。我又聽過一位學佛的老夫人分享她如何面對喪子之痛，她都以誦經、做義工累積功德來回向給兒子。我不願意像前面那兩位婦人一樣，一直陷在哀痛中，最後被送進精神病院；我要效學那位老夫人，於是努力的誦經念佛、參加法會、做義工、供僧、印經書等，將這些功德回向給兒子。

無常是這麼迅速、這麼可怕，讓我完全無法招架。我總認為人的生命從出生到最終就是七、八十歲，甚至到百歲，兒子不過三十二歲，正是生命的黃金時期，為什麼說走就走？這個境界讓我很痛苦，但是師父告訴我們生命是無限的，想離苦得樂，必須在這一生有限的生命透由學習來改善自己，為自己的下一世做準備，才不會白白浪費人身。於是我改變從前以工作賺錢為先的觀念，把握機會多造善業。

一場意外奪走兒子的性命，讓我的生命幾乎掉入谷底，但感恩師長的教導，以及同行善友無微不至的關懷，引導我將悲傷化為力量，走出生命幽谷。



再見好說，

照鏡子

文 | 劉嬌萍

至今，甚感慶慰，還好當時有去！畢竟，我終究不想在慌亂與恐懼中去面對自己，或是親人的最後一刻。

第一次參加助念，是廣論研討班同學璧珍的父親往生。那時我還是新學員，對助念沒有任何概念、經驗，躊躇猶豫、忐忑不安、胡思亂想，磨菇了一小時才出發。

「會看到亡者的大體嗎？會看到悲傷哭泣的亡者家人嗎？該怎麼去安慰他們呢？我可是連一本經都不曾誦過耶！」趕往醫院、走進助念病房，沒想到，沒有繁複不懂的儀式或掛簾，沒有死亡的灰色慘澹，場面一片溫馨。

同班另一位同學德雲在門口迎接著，而璧珍，雖然紅著眼眶，坐在父親大體的旁邊，卻沒有一絲幽怨恐怖。她抬頭望著每一位進入病房的人，眼神彷彿說著：「我要記下今天為父親助念的每一個人，牢牢記住！」那個眼神，多麼真摯，多麼感恩，深深、深深打動著我，直到今天，都還不時想起。

期間一個多小時，家屬親友、研討班同學不斷前來，二十幾張圓板凳，坐得滿滿的。病床床頭左方靠牆處，安布著莊嚴的壇城，日常老法師的法照在上面和煦微笑著，一切景象那麼熟悉親切，就像在上一堂課，只是教室換成了病房。

離開醫院已過中午，普普陽光灑滿全身，心中亦是一片溫暖。

我開始回憶早上發生的這一切。本來只想待在家，享受休假，做點家事，讀本書，至多拿起課誦本，為往生者念咒，怎麼有力氣走出家門，親自到場助念呢？想起前一陣子開始讀的一本《西藏生死書》，也許，是作者的提醒，讓我來到這裡面對死亡，與它共處，並且學習它。

仁波切在書中，點破我們眼前看待死亡的錯誤方式。我們應該知道死亡，學習死亡，而不是視而不見。等到死亡有一天終於來到面前，我們才伸出手去寒暄：「死亡您好，初次見面，請多指教！」那麼，一切終將來不及。

「身為助念者，似乎應該幫助臨終者，那臨終者又需要什麼？」我問自己，如果我不熟悉死亡，不熟悉死亡那一刻，赤裸裸呈現的，宛若無垠天空襯底的我的心識，不知何去何從，何處是皈依，那又如何給予臨終者，適切的愛、關懷、勇氣以及同理心呢？

幽暗與未知的死亡，漸漸透出溫暖而清亮的光，一份想要助人的心，給我勇氣學習死亡。死亡，不再令人感到手足無措、無可奈何、作不了主；死亡，是可以提早作準備的一件事情。誠如《西藏生死書》所說：「死亡是照映我們一生的一面鏡子。」書序中也說：「我們想要如何善終，就必須在有生之日學習如何好好活著。」從那次助念開始，死亡在我心底，就不再是決然放棄的代名詞，而是可以不斷重生的契機。



特別企劃

再見好說，

阿橘好走

文 | 劉筱芸

我忍不住哭了起來，沒想過有一天會失去，抱著只剩下骨皮的阿橘，手指在她眼眶周圍的骨頭凹陷滑過，她的毛還是很乾淨，在陽光下有點亮。

認識阿橘的第一天，是1994年。

在八樓家門口逃生梯上，撿到一隻手掌大的橘色幼貓，好像才剛斷奶。從狂叫中知道她很餓，順理成章帶回家，從此成為家裡一分子。飢餓過久的阿橘，一聞到飯菜香，就想要撲上茶几，怕沒東西吃，我們只好一直阻擋。「阿橘像是坦克車一樣」，弟弟曾如此形容。不不久的時日，阿橘學到等待早餐晚餐，因為飯碗裡永遠不缺，再不必害怕餓肚子而去搶人食物了。

後來我們搬家了，新家是一棟透天厝，搬家那晚，三隻貓躲在新家一樓椅子下怕得鬼哭神嚎，媽媽還在一樓陪貓們過夜，沒想到後來各自整棟樓趴走，愛躺哪就躺哪。新家探索後，阿橘找到她專屬的位子——放滿乾淨衣服的衣櫃。因為阿橘有潔癖，不會隨便趴躺，一定都是在墊子棉被或衣服上面，找不到她的時候去翻翻爸爸的衣櫃。就能找到眯眼抬起頭的橘子貓。



阿橘還有著其他貓沒有的怪癖，一天多次，不分晝夜，咬著小布偶爬樓梯，上樓鬆口大叫，下樓也大叫。在大叫的時候，像是進入迷幻空間，對外界的呼喊充耳不聞，我們沒人能知道那究竟是什麼意思。

她也很喜歡溜出去，每天都在門口等機會，但膽子只長到出門口的那一刻，發現自己衝破我們不留神的防線，沒高興一秒鐘，變成超級膽小鬼，立刻鑽到車子底下，得請出水槍才能逼她衝回家，教人好氣又好笑。

阿橘往生這年，老苦漸漸顯露出來：不會隨光線收縮的瞳孔，說著她看不見了，被摸會嚇一跳的舉動，說著她聽不見了。我們不更動家具的位置，讓她能憑著記憶跳到沙發，再爬到喜歡的茶几上睡覺。可是這次發現，連記憶也不見了。

不分晝夜都是黑暗，阿橘完全不知道方向轉著圈，一次次撞到牆和桌椅發出很大的聲音，直到她卡在某個角落停下了，才似乎得到一絲平靜。「盛色衰退、氣力衰退、諸根衰退、受用境界衰退、壽量衰退……」老苦，這般殘酷！

我，離家讀大學，工作後去了更遠的南半球，回臺灣家鄉結婚，弟弟結婚，爸爸媽媽當上阿公阿嬤，阿橘參與家裡的每一個階段。21年，早就超過貓的平均年齡，超過我生命中一半的陪伴，小小橘來到了老老橘，而我怎麼樣都記得她當初在逃生梯上，餓慘大聲喵喵朝我走來，那小不隆東的樣子。

電影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裡最棒的一句話：「人生就是不斷地放下，但最令人遺憾的，就是沒有好好地道別。」因為總想著不要改變，離別是暫時分開，下次一定會再見的，也許抱持如此心情有了期待，卻在突然意外時難解遺憾。

該感謝老天爺，給了足夠時間讓阿橘慢慢年老，讓我有時間跟她說再見：「謝謝妳小橘子，帶給這個家的所有陪伴，謝謝妳留給我時間好好與妳道別，如此就不會有遺憾，而是滿滿的想念。」

再見好說，

霸王車站

文 | 曉路

王項羽的靈魂在天人們的簇擁下，風風光光的冉冉上天。留下一具笑容詭異的屍體在車站，被人觀望。

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離不逝，離不逝兮可奈何？虞兮！虞兮！奈若何？

「再見啦。」龔虞姬眨著有瞳孔放大片的晶亮眼睛，轉過半張臉，朝王項羽甜甜一笑，輕巧踏入剪票口。

王項羽盯著她，眼神凌厲，眉頭微蹙，彷彿想說什麼，最終作罷，跨大步往停車場離去。「這丫頭，不管什麼時候，都一副事不關己、氣定神閒的樣子，更讓人火大！」明明昨天才為工作的事情大吵一架，現在又一副沒事人地衝著他笑。

她和所有同事之間，都有一道很深的鴻溝，她把自己的苦樂問題，跟別人劃開來，沒有連結。看著別人在火坑裡，她還能在一旁涼涼地搨風、煮茶、吟詩、泡湯。

「一定會有更好的秘書來代替我！」龔虞姬滿懷信心地對王項羽說。

這種事看起來沒有半點跡象和根據，她竟然可以說得這麼理所當然，到底騙誰啊？面對一張美人笑臉，此刻的王項羽只能生起瞋心而不是貪心。這個時空裡，他們已經成為某種程度上的仇人。

西元前202年，他在垓下四面楚歌，與虞姬痛別，2000多年後，無數輪迴，兩人不斷相會又告別。這一生，他是企業商主，她則是秘書。剎那成密友，須臾復結仇，喜處亦生瞋，凡夫取悅難！就這樣恩恩怨怨攪擾了千百年。

想當初他如何獨排眾議，讓她爬上這個職位，在職期間，容忍護短、加薪提攜，該給的福利沒一樣少，現下竟忘恩負義、不知圖報地要跳槽到B公司去！她不知道部門單位人手短缺的問題很嚴重嗎？她不知道公司要擴大，少她一個就少一分力嗎？

王項羽恨恨地想著，怒氣占據他的理智，踩煞車、放離合器，一個不小心，竟然失控暴衝，勁道強猛地撞向路邊安全島。

靈魂出竅了，就像人家瀕死經驗講的那樣。因為死前強烈緣念的關係，王項羽出竅的心識，隨逐龔虞姬搭的那班區間車，在鐵軌上奔馳。

「虞姬、虞姬！」王項羽隔著窗戶誇張地擺動手臂，想引起虞姬的注意。可是她正低頭滑手機，不知看到什麼有趣的圖文，竟然還在笑。

「可惡！我現在生命垂危，你還這麼悠哉！」好歹也是兩千多年的朋友，怎麼一點默契也沒有，每次見面都像陌生人，要花上幾年才發現，咦，我們好像不是這輩子才認識。

相貌變了，性別變了，家庭換了，國籍改了，可我的臭脾氣還是一樣臭，你的白目還是一樣白！

肉體受損是有這麼強的失憶效果嗎？王項羽看著龔虞姬，腦筋突然有點迷糊，記憶交疊，有點錯亂，回到戰國時代，又到宋朝。那一世虞姬轉生為李清照，而他是趙明誠。

轉世為李清照的她，還為戰國的他寫詩：「生當作人傑，死亦為鬼雄。至今思項羽，不肯過江東。」一生一生，相聚又分離，兩人之間，忽爾戀慕，忽爾厭憎，親睦無常。

「絕不能讓彼此帶著怨懟分開！」這次沒跟虞姬好好告別就死了，下輩子再見，雙方的嫌隙只會被養得更不可跨越。

「對不起，謝謝妳！」他專致一心，雜念不生的對著龔虞姬這樣想。脫離肉體的束縛，心續變得更敏銳，卻也更難控制，像風在流動。他努力將不斷跑掉的心思，拉回來。

「對不起，謝謝妳！」王項羽的心，像持咒一樣，飛快緣念這六個字。多世的王者氣魄，讓他意志超乎常人堅毅，怎樣困難的事，披荊斬棘都要辦成。就算生前彼此恨之入骨又怎樣，只要

再見好說，

他願意，命運會改變！他霸氣地想著。

往昔傷害虞姬的言行場景，翻飛現起。

「工作有沒有用心，看這個就知道。」他一邊整理辦公桌上失序的報表，對虞姬冷冷說道。忘了前幾天她才到美加地區出差，時差沒調，又馬不停蹄到台中開會。那麼為公司犧牲奉獻的人，居然被他一句話否定掉。

「為什麼會累？我交代你的事都很簡單。多做就會了啊！」他濃眉一豎，口氣尖酸刻薄地說道。忘了龔虞姬電腦不好，連用line回報訊息都要單指單鍵打上半天。他總是用自己的長處，要求別人、看不起別人。

「生日快樂！」虞姬巧笑倩兮地說著。大家公事往來、利益相交，不要說噓寒問暖了，忙起來連打招呼都省了，而她居然還惦記他生日，邀部門同事一起寫感恩小卡給他。

「靜坐常思己過，閒談莫論人非，大家別抱怨了！霸王平常待你們也不薄。上次員工旅遊去日本，大家不是玩得皆大歡喜？據說花的可是霸王私藏的老婆本呢！」王項羽知道自己有些主張捍衛不放、雷厲風行、態度強硬，引起部屬不滿，是虞姬暗地裡幫他打圓場、說好話。

王項羽專注想著，愈發慚愧、感恩，不覺痛哭流涕。

忽然之間，天樂高奏、花雨飄落，是天人來接他了。

「王項羽，請您到廣果天做我們的天子。」為首那位，光圈最大，容色姝麗，媲美丁觀鵬筆下的洛神。

「好。」此刻的王項羽，臉上不復仇恨，也沒有眷戀。只是對車廂內仍無動於衷的龔虞姬輕道：「感謝妳陪我一遭，也祝福妳幸福快樂。」



編者按：意外猝死、靈魂出竅、能憶宿住，並非作者親身經歷；人物角色、衝突情節，半屬虛構。書寫，只為認識自己。透過書寫，放棄譴責，擁抱寬容，梳理一段愛恨交織的關係。練習易地而處、換位思考，最後發現項羽是虞姬，虞姬是項羽。誰被傷害？誰在告別？誰原諒誰？心境相待有，二者皆非實。